

第一章 暗夜裡出逃

時近中元，夜已黑天，深林裡不時傳來幾聲老鴿叫，一輛窄車、幾匹瘦馬正在山裡穿行。

不多時，一行人停車駐馬，打頭的一個侍衛拿著封信走到車前，「嬈嬈，右腳腳腕扭傷，左肩三道擦傷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兩個婆子應聲，從簡陋的馬車裡拖出人來，不由分說就安排了信裡的傷，手下功夫極其俐落，一聲清脆的「啞」聲，又扯開衣裳抓了一把，這照葫蘆畫瓢的傷便得了。

尋月棠吃痛出聲，先慌忙回身攏好衣襟，後又捂著受傷的右腳，眉頭一皺淚便掉了下來。

天大晴，彎月也皎皎，一穹銀輝傾瀉在她巴掌大的一張俊俏面龐上，此時眼眶通紅更顯楚楚，鴉羽一般密且捲翹的睫毛上，幾滴淚珠顫顫巍巍，似墜不墜，鼻尖那顆米粒大的殷紅小痣隱約可見，平白勾人。

最難挨美人落淚，縱使隨行的侍衛都是粗人，瞧見這副梨花帶雨的樣子，心裡也一陣不忍，不由偏了偏頭。

兩個婆子看到尋月棠這副模樣，心裡是越發來氣。這死妮子投了個丫鬟賤胎，偏生了張小姐的俊臉，將一行侍衛迷得暈頭轉向，什麼東西啊！

「妳個死蹄子，大晚上掉哪門子的淚？非要在鬼門大開的日子裡惹老娘晦氣！」這兩個婆子都是幽州高門的管事嬈嬈，混到這把年歲，說是橫草不拿豎草不拈也差不多，偏就被「這狐媚子」累得跋涉，為著避人，又專行小徑吃了好些苦頭。上頭吩咐要在中元那日趕上流放隊伍，就地把這尋月棠送上路，屆時還不曉得要傷多少陰德。

見她挨了罵反哭得更凶，婆子揚手就要打，「還哭，再哭一聲試試！」

侍衛見狀攔下，「好了嬈嬈，信上可沒有旁的傷，若您橫生枝節，上頭怪罪下來，大家都不好過。」

婆子「呸」一聲，一口濃痰落地，似是多少解了氣，罵罵咧咧把尋月棠又揉進了車裡。

進車後，這兩個婆子旁若無人地交談，「這妮子身上真沒什麼值錢貨了？」

「早扒光搜了八百遍，全身上下就一根銀簪、一根檀木簪，連個釧子都沒，她那縣令爹可真寒磣。」

「也真小家子氣，這麼兩樣破東西還當寶似的夜夜揣在懷裡，便是送我我都不要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，早些睡吧，眼下進了鬼月了，省的又觸霉頭。」外面的老鴿一陣一陣叫得人頭皮發麻，這婆子躺下又起來，雙手合十又念了好幾句「阿彌陀佛」。

尋月棠躺在車廂裡無聲掉淚，等著兩個婆子入眠。

她安安穩穩活了十七年，兩年前發了次高燒有了前世記憶，才知道自己原是有著百餘年修行的盤子精。

起初發現自己法力全無，她還以為自己也是歷劫了，直到半月之前，一行黑衣人衝進家裡，將待她極好的爹娘殺害後擄她上路，才知道自己是胎穿進了很久以前

看的一本古早狗血虐戀小說。

原書裡，男主母親曾與女主父親春風一度，而後生下了男主，所以男主與女主是乃同父異母的親兄妹。

男主頂著所有人的反對要立女主為后時得了這個消息，女主禁不住打擊，跳了城牆。

此後，男主便徹底消沉下去，登基兩年，就荒廢朝政兩年，唯一拿得出手的功績便是斬了個反派將軍，緊接著外敵來犯，王朝傾覆、血流成河，小說正文也就到此結束。

本來還有番外的，但結局將尋月棠膈應得不行，就提前棄了文。

此時應是小說之始，瘋人男主還未登基，女主的爹正因為觸怒天顏遭了全家流放。自己穿成這個出場一章的炮灰，便是女主的表妹，因長相酷肖女主被擄。

這一路，女主受的傷全部被招呼在她身上，等七月十五動手那日，臉也會被劃花，只為實實在在給女主當個替死鬼。

想到這裡，尋月棠又落下幾滴淚，這也太慘了。

女主慘，但自己一個無關的妖精，豈非更慘？她擦了擦淚，決定今夜就出逃，她仔細觀察過了，今日一路行經不少緩坡，滾下去應該也好藏身。

「嬾嬾，我想去方便。」她推了推兩個婆子。

「懶驢上磨尿尿多，」一個婆子翻了個身，「快去。」

「一天到晚吃不了幾口糧食，尿尿屁還當真不少。」另一個婆子也附和了一句，扭頭又打起呼來。

尋月棠不住地道著歉，「誼，去去就回。」

說著話，她拖著受傷的右腳艱難地挪下馬車，車軸「嘎吱」兩聲，把剛剛入睡的侍衛們吵醒，起身拔劍問道：「做什麼去？」

「大哥，」尋月棠欠身福了個禮，「人有三急。」

「那去吧，快些回來。」幾個侍衛抱著劍，又靠著樹歪了下去。

要說逃跑，他們是不怕的，這姑娘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，今夜又給她將腳腕掰折了，任她撒開了腿跑，這荒山野嶺、植被稀疏的地界兒也無處躲藏，天亮後捉回來就是。

大家原是這破落地的馬賊，蒙起招子都能出這山，她就是躲到兔子窩裡，也能給拎出來。

話說這姑娘當真是個妙人，說話聲音細細軟軟，比主子們養的黃鸝還要婉轉，身上雖無一件值錢玩意兒，卻生了剝殼雞蛋般滑嫩的皮子，臉面更是花骨朵一樣豔，若非怕到時候驗屍不好交代，哥幾個早也一塊享用了她。

幾個侍衛望著她跛腿離開的背影，見那小細腰扭得比水蛇還好看，不由嚥了口唾沫，噴了一聲，暗歎又是一夜躁熱。

尋月棠拖著腿腳一直走，估摸著走了有半里地，見前面一處平緩的土坡，她慢慢蹲下身，抱緊頭，一閉眼就滾了下去，牙關咬得死死的，生怕發出聲音。

石塊如同刀刃一樣，割得她身上生疼，尋月棠能感覺淚又掉了下來，順著臉頰亂

滾。

她的主上是個下界歷情劫的女仙君，要渡劫完成回九重天時，身邊的器物就只剩她還沒化形，仙君便給了一滴淚，得這滴情淚化形後，尋月棠便成了個哭包，開心也哭，傷心也哭，不停地哭。

最難受的是，她本體是個陶土盤子，持刀弄棒的事兒不敢幹，生怕磕碰了自己，故而到了這般絕境，失了法力，沒有功夫，就只能使出滾土坡這種笨法子，大約是因為她是個盤子，滾起來竟然還挺快的……

想到這裡，尋月棠更想哭了。

這山名喚鼉豺，乃是涼州、登州的交界之地。

靠近登州一面山勢平緩，多土坡，遠望如鼉；靠近涼州一面山勢陡峻，多豺狼。

尋月棠一行便是去往登州煙瘴之地，女主就往那裡發配。

此時，正有一行馬蹄子上裹了布巾的騎兵從涼州而來，正拐道行至山下。

夜色正濃，一行人均著墨衣、騎黑馬，行止間不聞人言，輕巧的馬蹄聲也隱沒在獵獵山谷風聲中。

聽到前方有山石滾落之聲，為首一人勒馬，打手勢示意大家前方有異。

眾人見到手勢，紛紛拔出了兵刃。

有斥候翻身下馬，還未來得及去前頭探查實情，一團黑影便以極快的速度滾了下來，直碰到馬蹄方才停止。

馬匹受驚，嘶鳴一聲後高高抬起了前蹄，眼看就要踩到身下之人。

馬上的謝灃拽動韁繩調轉馬頭，避開了這場幾乎註定的血事後，翻身下馬站定。

察覺有人來，早已力竭的尋月棠探出手去，摸到眼前的皂靴，憑著本能求救，「救……」

一語未竟，便暈了過去。

謝灃皺眉，微微後退半步才蹲身下去查看。

身著一身春綢，面料不算名貴，從土坡之上滾下來，灰撲撲難辨本來顏色，大片衣料被割破，露出不少沾著泥灰的血口子，肩側數道鞭傷，鞋子丟了一隻，右腳腕又紅又腫。

「哟，這姑娘，」另一匹馬上的林颺也下了馬，湊上前看了看，「倒像是哪家被正室逼得沒活路的小妾，可這荒山野嶺的，誰家小妾腳程這樣好？」

這一行人都是定北將軍謝灃的親衛，說話這位林颺乃是謝灃幼時同窗，曾陪謝灃十年寒窗苦讀，現在也與他一道戍邊衛國。

這樣不好聽的話，大約也就他敢在謝灃面前說，其餘人聽了「腳程好」這話，都偷偷地笑。

林颺看了兩眼便失了興趣，回身往後走，朝著一眾將士努努嘴，示意大家瞧瞧謝灃，頗有些揶揄之意，「生得極俏呢。」

身後眾人又笑，卻是不以為意，誰不知道將軍最是不喜女色，連聖人賞下的嬌娥都不碰，更不會讓這不明不白的女子拴住眼。

也沒多看幾眼，謝灃便起了身，想來是不打算救這個美。

他從來不是什麼菩薩心腸，見慣了沙場生死，他只會在乎自己麾下將士的性命，其餘人……莫說旁人，就連自己這項上人頭，都不曾顧惜過。

要不然，也不會被韃靼稱作活閻羅。

上馬挽韁，他不經意低頭，掃到了地下女子側臉，雖憔悴亦不掩映麗容顏，鼻尖一顆淺紅小痣。

謝豐低頭凝思，這女子瞧著，著實面熟……

身後將士已都上馬，只等將軍令下，便全速行進。

這時，土坡頂上傳來一陣腳步聲，在場之人多半習武，能辨得聲音是從山腰處傳來，且那一行人也都是練家子，想來就是在尋這姑娘。

一個大活人從坡上滾下來，必留下大片痕跡，上面的人很快就會趕到坡底。

「將軍，此地不宜久留。」王敬上前催促。

這是謝豐到了邊關之後才收到麾下的副將，為人忠直，不苟言笑。

他們此行避人，夜間行路最為穩妥，前方路程還遠，禁不得如此耽擱。

這姑娘之後遭遇如何，到底與他們無關，逃不逃得出、活不活得了，全憑她個人造化。

因這個婦人貽誤時辰、暴露行蹤，不值當的，生得再好看也不行。

山頂的侍衛正沿著腳印往土坡這邊尋，隱約有人聲傳來——

「快看這坡！尋月棠那個賤娘們兒肯定從這裡逃了！」

「走走走，下去追！」

山腳下的謝豐策騎欲去，聽到漸近的人聲後，挽韁的手微微一頓，後又看向地上人。

算起來，這是他第三次遇見尋月棠。

只不過時日久遠，又加上前兩次也都不曾靠近，看得並不真切，起先才未認出來。

他當即翻身下馬，解下外袍裹住尋月棠，迅速將她抱上馬背，又揮劍斬了幾截樹枝下來，示意最後一排撿上，隨即策馬奔了出去。

待山腰處侍衛順著土坡滑下來的時候，便只撿到一隻繡鞋，打燈梭巡一圈，卻如何也找不到尋月棠的蹤影。

想來是運氣好，被哪個過路馬隊帶走了，可這周遭分明連個馬蹄印子也沒有。

「真他娘的倒楣，這是遇見高手了！」有人罵出聲。

有人又提燈，「土坡前頭還有一隻鞋，看方向是往登州去。」

商量一番後，他們決定回去叫醒兩個婆子，當即出發趕路，萬一運氣好說不定能把那賤蹄子尋回來。

便是尋不回來，如今他們也都是一根繩上的蚂蚱，多個腦子，就多條活路。

尋月棠雖衣衫襤褸、形容狼狽，可如今被圈在身前，身上素淨清爽的皂角香卻直往謝豐鼻裡鑽。

一向不近女色的他在夜色中皺眉，心裡一陣陣的不耐煩。

救是定然要救的，這遭卻是他不曾料到，他挽韁垂眸，雖不至悔，卻總有些不快。一陣馬車顛簸，方才已經暈過去的尋月棠又醒了過來，眼都未全睜開，就死死抓住謝澧的衣襟，貓叫一般軟糯的聲音逸出，「好漢，救命。」

謝澧眉頭又皺，將韁繩合握於右手，空出左手生硬地扯著尋月棠袖子，將她的手從衣襟上拿開，「莫吵。」

尋月棠由他圈著，探頭見前路已換，身後一行人雖衣著皆黑，但隊伍規整，像是兵士，這該是離歹人已遠，便輕輕點頭，又吸了吸鼻子，才道：「曉得了。」這是哭了。

謝澧想到她家裡，雖不算極富貴，卻也有幾分家底，現竟淪落到如此亡命的地步，不知是經了什麼波折。

今日雖逃了，卻也受了大驚，一個女娃家，也怪不容易的，哭便哭吧。

「哭可以，莫出聲。」

尋月棠抬袖擦了擦淚，又壓了壓聲音，「知道了，多謝恩公。」

果然，她也沒認出自己。謝澧心想那便好，幸虧前頭兩次都不曾與她打過照面，此番便省去了許多麻煩。

一路疾策，本還算寬敞的馬鞍裡塞了兩個人顯得局促，謝澧倒還好，尋月棠卻感覺自己的雙腿一陣一陣被前鞍橋磕碰，疼得不行。

她試著左右調整坐姿，但調來調去也沒什麼用，倒把謝澧扭煩了，低低出聲道：「莫亂動，仔細墜馬。」

尋月棠縮了縮脖子，不好意思開口說是馬鞍卡腿，只輕輕問：「恩公，我們此行往哪裡去啊？」

「登州。」

登州？尋月棠大驚，怎的兜兜轉轉還是要去那裡？

「啊……這……」她訥訥，「是去登州呀……」

「如何？」謝澧問。

「沒什麼。」尋月棠搖搖頭，如今處境，由不得她選。

「放心，」謝澧在心裡估了估前方路程，又加快了些速度，「那些歹人尋不到妳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刻意壓低的聲音也掩不住她話語間的驚喜。

與先前的貓兒叫聲不一樣，去了恐懼的聲音頗清透，像泉水碰石，鶯啼婉轉。

謝澧又憶起幾年前，他也曾日日聽到她的聲音，雖然略吵鬧，但卻不難聽，語氣也不由軟了下來，「自然。」

「恩公，我叫尋月棠。找尋的尋，月下海棠的月棠。」

說起來，這也是穿書必備的套路之一——因著重名而穿。

小盤子精在初初化人形的時候並沒有名字，她的主上是一株迎著皎皎月光而生的海棠，喚作「月棠」。

後來，月棠歷劫成功歸了位，小盤子精不知，便四處尋她。

遍尋不得，倒陰錯陽差認了個老算盤精做乾娘，因著這個身世賜她俗名「尋月棠」。胎穿到這書裡之後，也還叫這個名，卻是取自詞牌名《月下海棠》，尋父以為極

美。

謝豐聽後也未著急說清前緣，只點頭應了聲，「嗯。」

尋月棠心說，總叫恩公好像也挺彆扭的，又見對方沒有主動介紹自己的意思，便追問道：「恩公，你叫什麼名字呀？」

「謝三。」

尋月棠點點頭，「謝三哥，我記下了。」

謝豐還從未被人這樣喚過，不過……好像也不難聽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沒再搭話。

尋月棠此時已困倦非常，頭幾日裡目睹了爹娘被殺慘狀，又想到自己即將赴死的命數，她幾乎是夜夜難眠。

此時陡一離開險境，心中巨石墜地，又至寂靜深夜，腿上的腫痛也不覺如何了，不多時便歪頭睡了過去。

山路騎行，便是馬匹再好、騎藝再高，總難免顛簸，尋月棠睡得不知今夕何夕，在謝豐的懷裡左觸右碰。

頭先救人起來抱在馬上實是不得已之舉，如今這齣就大大越過了男女之防。

謝豐收了收韁往身後看，瞧半天也選不出一個合適來載著尋月棠的人，只能硬著頭皮繼續騎行。

林颺路過他身側，瞧見他的局促模樣，想到謝三郎二十多年來不曾接觸過女子，此番溫香軟玉在懷不啻芒刺滿背，遂促狹地起了聲呼哨。

不過因擔心暴露行蹤，呼哨都是學鳥叫，讓人挑不出錯來。

謝豐心裡的不痛快，又生生增了一倍不止。

到達州牧府時，天邊才隱隱泛出蟹殼青色。

謝豐正欲下馬，卻發覺被人緊緊攥住了衣襟，他叫了幾聲未能叫醒，想下手拍上幾下，又覺拍哪兒都不合適。

恰巧林颺從旁路過，謝豐叫住這位風月場裡的常客，「子修，把……把她叫醒。」

「哟，」林颺抬頭看向馬上「難分難捨」的兩人，「這是軍令？」

謝豐冷著臉，「不是，是你我私下交情。」

「那就好，」林颺拱了拱手，「那恕難從命，議事房等你。」言罷便抱著手離開。留下謝豐一人，又在馬上叫了半天，才憑著卓爾毅力將幾乎睡死的尋月棠喚醒。

「對不住，」尋月棠揉了揉眼睛，「我睡得太熟了些。」

她一頭青絲散落如雲，在清晨細風裡輕動，天光微瀉，本就清麗的容顏又添幾分朦朧。

謝豐已翻身下馬，瞧了半眼就輕側了頭，只屈肘抬高，示意尋月棠扶他胳膊下馬，仍是淡淡回道：「無妨。」

「多謝。」尋月棠扶住他手臂，可這馬實在太高，左腳是踩住了馬蹬，受傷右腳卻不吃力，一下吃痛便跌了謝豐滿懷。

柔若無骨的女子身軀跌進胸前的時候，謝豐感覺自己像被江湖高手鎖住了周身大穴，四體發僵動彈不得。

還是尋月棠自己單腿跳開，又虛點著地福身致歉道謝，他才多少尋回些清明。

「周婆婆會來帶妳去安置，」謝澧後退一步，以手握拳輕咳一聲，「我與同僚還要議事，便先去了。」

話畢，低頭見她裸著一雙瑩白的足，又用腳挪了個馬凳過來給她，道：「無須擔心歹人，此處乃州牧府第，還算妥當。」

尋月棠落坐致謝，「謝三哥好走。」

謝澧轉身，心說自己今日有些怪異，卻又說不上來緣何如此。

尋月棠此刻終於看清了恩公樣貌，爹爹說相由心生實在不虛，謝三哥長得這樣俊，心地也這樣好……

就是臉面太紅了些。

第二章 初次展身手

周婆子來時帶了雙布鞋，領著尋月棠往住處行，「尋姑娘，妳先去西苑安置，我與老頭子去張羅大夥的飯食，一會兒給妳送來。」

「婆婆，今日來了上百人，就您二老張羅？」

「百來人也不多，我們老兩口還幹得動，」周婆子慈眉善目，笑得也和藹，一手扶著尋月棠，「況且上一年收留了個小姑娘，手腳麻利，勁兒也大，還有她幫著呢。」

尋月棠與她商量，「婆婆，我也去幫忙吧。」

「不用，趕路辛苦，妳先去歇息。」周婆子笑著拒絕。

想到自己睡得昏死過去的樣子，尋月棠低頭笑了笑，「我夜裡睡了的，便讓我去吧，我腿腳也不妨事，能站。婆婆，我是被謝三哥救下的，身無長物，總要許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兒。」

周婆子見她臉色尚可，也未再堅持，拐道帶她去了廚房。

廚房裡，一個紮著俐落馬尾的姑娘正在燒火煮水，周婆子的丈夫李伯則在和麵。

尋月棠進門打過招呼，靠近白案問道：「李伯打算做什麼？」

李伯道：「打算抻麵，就是時間緊了點，可大家趕了一夜路，吃點湯麵壓壓燥才好。」

「李伯，若抻麵來不及，不如改成麵葉湯也是一樣的。」

「姑娘會做飯？」李伯抬臂拭汗，上下打量尋月棠，滿臉寫著質疑。

這女娃瞧著細胳膊細腿，面皮白淨，一頭秀髮烏黑油亮，不像常待廚房吃油煙的人，甚至還可能是嬌生慣養、不沾陽春水的主兒。

「多少會些，幫不了您什麼大忙，卻也不至於添亂，」尋月棠挽袖淨手走到肉案前，「李伯，是打算做肉臊吧？」

李伯稱是。

得了準話，尋月棠抄起案旁菜刀，順著豬肉紋理下刀，先出片、再成絲、最後切成肉丁，一手功夫實在利索。

刀工乃是學廚的入門手藝，李伯不出聲看著尋月棠，心裡思量著眼前這小女娃到底習廚幾年。

周婆子上前商量，「尋姑娘，那我二人便負責和麵，這裁麵葉的活計就交給妳，可好？」

尋月棠抬頭稱好，「和好麵還需醒上半刻，我先把澆頭炒上，稍後再做。」

切好肉後，尋月棠又換板換刀切了泡發的香菇，後起熱鍋，內裡加了冷油，將肥瘦相間的肉丁下鍋翻炒。

遇熱之後，紅色的瘦肉不幾瞬便變了色，糯白的肥肉丁稍縮，在滋滋啦啦的聲響裡變成了金黃顏色，瞧外皮便知此刻肥肉丁必定焦焦脆脆，若入口得是油香而不發膩。

寬敞的廚房裡頓時彌漫了滿滿肉香，這是一種不加任何佐料修飾的、純粹的油肉香氣，卻自有勾人流涎的本事。

一直在默默燒火的小姑娘抬頭，嚥了嚥口水，猛吸了幾下道：「好香啊。」

周婆子低頭看她，笑得慈愛，「阿雙，咱們今日有口福了。」

尋月棠抬頭羞赧一笑，又下了蔥薑末、香菇水和香菇丁，在熟蔥的清香、香菇的異香烘托下，這肉香便帶上了層次；再加上黃豆醬、甜麵醬，淋一圈料酒、下幾捏白糖提鮮，醬味濃濃，香氣悠長。

廚房裡並未備下炸醬臊子的兩種醬，尋月棠卻能想用就用，說起來這還是穿書後的意外之喜——

隨著光陰流轉，尋月棠在人間過了千年，眼瞧著人們從長袍大褂換成熱褲短袖，也見證了烹飪方法、食材種類的更新、融合。

進入新時代後，她最愛幹的事兒，就是附身到美食部落客的盤子上嘗味。

她穿進的這本書，還是跟著美食部落客時在平板電腦裡看的，劇情離譜到讓她有種在正版網站看盜文的恍惚感。

穿來後重拾記憶，她發現自己曾經嘗過的食材可以隨取隨用，不必現形就能直接加進鍋裡，現在看來算是唯一的好處了，就是可惜無法大量製造。

肉臊炒完，灶下就改成了星火溫著，尋月棠拿出醒好的麵團，又揉了些時候，便分麵搓條，虎口揪了拳頭大的劑子出來，拿了根長約兩尺的擀麵杖擀成麵餅，後捲在擀麵杖上，橫著劃一刀，麵餅就成了疊在一起的長麵片，再左右下刀切成三角片即可。

如此做法，比著手擀麵就快得多了。

李伯早燙好了青菜，煮開了鍋，待尋月棠的麵片擀好，就站在案前將麵片成摺甩進了鍋裡。

他觀察了尋月棠好一會，如今便反了過來，尋月棠瞧著李伯的動作，麵片看著像是隨意扔進鍋裡的，但成摺的麵片還未入水就片片分了開來，落水時水花甚小，準頭、力道都把握得極好。

「李伯好手藝。」尋月棠掃著案上的生麵，認真讚道。

李伯拿著個竹筴籬翻著鍋裡的麵葉，「就吃的這口飯。」

待到麵葉煮得差不多，議事的軍士們也都趕到了飯堂這邊，還未行近便有人喊，「真香！李伯，好久沒吃到您老做的飯食咯，甚是想念呢！」

李伯正在往碗裡分肉臊，抬頭回道：「錯咯錯咯，今日這朝食，乃是出自尋姑娘之手。」

尋月棠淺淺一笑，微微福了一禮。

眾人聽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三三兩兩坐到了桌前，卻無人再言語。

不友好的氣氛在眾人心知肚明裡悄悄蔓延，尋月棠怔怔杵在那兒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周婆子輕輕拍了拍她肩，示意她別當回事兒。

她點點頭，又端起肉臊麵葉一一分了下去。

眾人雖對這個來路不明、隨時有可能洩露大家行蹤的女子抗拒非常，卻無人能拒絕如此香的朝食。

青瓷大碗公裡，燙熟的小油菜還是青翠顏色，整齊擺在碗沿邊，中間是一大勺肉醬，顏色紅褐發亮，肉粒顆顆分明，能看出瘦肉比肥肉塊頭更大些。

麵湯被臊子染了顏色，仍清透卻泛著淺褐，瞧著就有食慾，湯裡頭浸的便是三角形的麵葉。

裊裊的熱氣裹挾著醇濃的醬香味，連著誘人的肉香味、麥香味一道往人鼻子裡鑽。有人的肚子咕咕叫了起來，心裡不由暗罵句丟了醜。

果然，身側很快起了笑聲，不消說，便是在笑剛剛幾個五臟廟造反的人。

尋月棠也聽見了，權作未聞，只從鍋裡取了煮好的筷子出來一一分過去，「行一夜路辛苦，快吃些熱的暖暖身子。」

眾人撿了筷子就開始呼嚕呼嚕地吃，不得不說，若這麵葉湯真是眼前姑娘做的，那她倒真有幾分本事在身上。

此前在涼州軍營也吃過肉醬麵，但是那肉醬的味道浮於表面，禁不起咀嚼。

今日這肉醬就不一樣了，瘦肉勁道，肥肉不膩，醬香和油香相互成就，又非常入味，越嚼越香。

小青菜顏色也喜人，不像那些火候過了的，深綠顏色活像是叫霜打了；麵葉不厚不薄，又滑又香，彈牙口感之後還品得出淡淡甜味。

今日來的這些全是謝灃的親衛，幾乎是從上京跟來的，家境都過得去。

他們與涼州大多數兵不一樣，不是給口肉就能滿足的，雖也能跟著吃苦，心裡頭卻是有所期盼。

今日這頓簡簡單單的麵葉湯，算是做到了大家心坎上，一碗過後，大家對尋月棠雖還有防備，臉色卻好了許多。

有人亮出空碗，問：「姑娘，還有多嗎？」

尋月棠笑咪咪接過，俐落地添了一碗，「管夠的。」

今日飯食備得多，大夥都吃了兩碗，一群人飽食後道謝離開，結隊去了校場。

「謝三哥，怎麼還不來呢？」

尋月棠瞧了瞧幾乎空了的鍋子，心裡不由發急。

「都怪你都怪你，什麼圖非得現在看，這下吃屎都趕不上熱的了。」

兩人方才一同看地形圖，探討過酣，一不小心錯過了飯點，從來都是趕著第一波

搶好飯的林颺煩不勝煩，拉著謝澧小跑，一路絮絮叨叨。

「趕不上便趕不上了。」謝澧不情不願地跟著邁大步。

林颺急得很，「我跟你可不一樣，我年紀小，還要長個子呢。」

謝澧今年二十有六，比林颺虛長一歲，雖林颺說他還能長個子純屬無稽之談，但營裡確實有些小子不過十六七歲，正是長身體的時候。

之前領兵，糧草吃緊，好飯不多，謝澧便最後去吃，儘量將葷菜留給旁人。

至於開設將軍私灶，那更不會有了，這大約也是他領兵時日不長，卻頗有威望的原因之一。

「李伯，周婆婆，還有飯嗎？」隔得老遠，林颺就敞開嗓子開始喊。

兩老也已經用完飯，連碗都已經刷完了，此刻正坐一處擇菜，笑著回道：「有呢有呢，總餓不到我們子修的。」

他倆原是上京謝府的僕人，後來謝澧接皇命做州牧，兩人就跟著一道回了登州老家，他們幾乎是看著林颺長大的，自然也極親近。

「還是這邊好，」林颺撇開謝澧進門，接過麵碗就開始吃，「太好吃了李伯，幾月不見，您手藝越發得好。」

李伯正待說什麼，尋月棠已從後廚端了碗出來，笑著放到了謝澧面前，「謝三哥，快些用飯吧。」

說完便欠身離開，與李伯他們一道擇菜去了。

謝澧看了看眼前麵碗，又看了看外頭坐在木杌上靜靜擇菜的尋月棠。

此刻日頭已經掛得老高，灼灼日光灑到她身上，照見鴉鬢雲顏，挽起袖子露出的一雙腕子又白又細，甚至白得有些晃眼了。

謝澧慌忙回過了頭。

「你這個怎麼跟我的不一樣啊？」林颺伸筷子扒拉著謝澧的麵碗。

自己碗裡就一勺肉醬，幾片青菜，一碗麵葉，雖說也挺香的，但跟謝澧的比就差多了。

人家碗裡肉醬雖然少，卻多了肉塊，還有一個荷包蛋，而且也不是麵葉，那一看就是手抻的麵條。

抻得真細啊……羨慕，想吃。

想到謝澧一向不重口腹，與自己這個俗人不一樣，便直接開口道：「咱倆換換。」

謝澧如往常一樣同他換了。

遠處的尋月棠瞧見，張了張口，終是沒說什麼，又垂下了頭。

入夜，尋月棠宿在了西苑，裡頭還住著兩個與她年紀相仿的女孩子。

那兩人得知尋月棠腿腳不方便，便打了熱水送到了她屋裡。

洗完後天也還早，三人便盤坐在榻上聊天。

「聽口音，妳們也不是本地人啊。」房裡無茶，尋月棠給她們各斟了杯白水。

圓臉的姑娘說：「我叫慶華，幽州上京人氏。」

瓜子臉的姑娘道：「我也是上京人，叫香雲。」

尋月棠抿了口水，覺得不理解，上京城是國都，頂頂繁華的地界兒，兩人正值妙齡，如何就想不開來這鳥不拉屎的地方？

「我是鄆州人氏，此番是逃難來的，蒙將軍相救，就在此處落了腳。」

這個話頭打得好，慶華和香雲也交了自己的來處。

原來她們都是皇帝賞賜給登州州牧，兼也是涼州定北將軍謝澧的人，從幽州教坊司裡挑來送到了登州。

送人來，也並非是要將軍成家，只是做綿延子嗣之用。

慶華笑笑，「我們倆，無父無母無兄弟，三代內無難纏親戚，家世清白。」

尋月棠聽著皺了皺眉。謝澧這名，怎麼有點耳熟？

「還不單如此呢，」香雲見尋月棠一直喝水，就把自己剝的幾個生瓜子塞到她手裡，「我們倆都是性子弱的，說好聽點叫好相與，實在話就是好欺負。此時不會給將軍惹事，之後也不會與將軍夫人起齟齬。」

尋月棠掂量著手裡的生瓜子，心說她倆確實是挺好相與，也很體貼，誰不喜歡呢。慶華挺豁達的，揚聲道：「要不然我們倆才貌都不拔尖，如何能被嬪嬪看上，攤上這種好事？」

聽了這話，尋月棠來了興趣，湊近了問：「將軍待妳們是不是挺好呀？」

兩人掩唇笑，「面也不曾見過，將軍接了旨就把我們安頓在這裡。」

「那……那豈不是守了活寡？」

尋月棠生平最見不得這個，她曾經有個性子極好的鄰居，嫁了個貨郎，一年到頭守活寡，沒見著錢，更沒見著人。

有次同在南牆根兒上曬日頭，跟她說：「月棠，嫂子昨天去河邊濯衣，路邊有群鵝，公鵝就在前頭走，母鵝在後頭叫哥哥，挺有意思的。」

這有什麼意思啊？

尋月棠到現在都還記得嫂子臉上的落寞，活寡死寡，都不好守。

對了……謝澧，她想起來了，這不就是原書裡那個反派大將軍嗎？男主在位時設計圍剿他，總算是做成了一樁事。

念及書裡所提的謝澧行徑，又見著面前兩個懂事兒的姑娘，尋月棠氣兒開始不順，忍了半天仍是沒忍住，小聲說了句，「將妳們拘在此處，白白誤了青春，這謝澧將軍委實不地道……」

窗外，念著留飯之誼、剛從林颺處討了跌打藥來的謝澧將軍：「……」

他頓了頓，把傷藥撂在窗臺便準備離開。

尋月棠見窗紙上閃過人影，登時支窗探身出去，一眼就瞧見轉身的謝澧，當即驚喜出聲：「三哥你怎麼來了？」見著傷藥便明白，又補了句，「三哥先不要走，我馬上就來。」

聲音裡是掩不住的嬌俏與雀躍，與適才的冷聲埋怨截然不同。

謝澧背手等在廊下，瞧見她單腳跳著出了門。還挺靈巧的嘛。

今日裡重讀《太白陰經》，謝澧恍然記起第一次讀這書的時候，窗外有女娃嘰嘰

喳喳討誇獎，「哥哥，我今日裡克拐又贏了，整條街都沒人比我厲害。」

這單腳跳的本事，約莫就是那時候練下的。

「謝謝三哥。」尋月棠攥著藥瓶立在他面前，盈盈施了一禮，洗漱後散下的烏髮如墨泉一般隨她動作晃動。

「嗯，」謝澧頷首，「此後，可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嘎？」尋月棠愣了愣。

如今離七月十五還有幾日，在此之前她都不是絕對安全的，若男主真如原書所寫那般瘋如癩狗，怕是她過了中元也不會有安生日子。

「三哥，我可以暫時留在這裡嗎？」尋月棠低下頭，「我……我沒有地方可以去了。」

碧落之上高懸明月，人間卻不明鏡高懸。

她想到父母臨死之前掙扎著，口唇翕動卻發不出聲音，但分明是在告訴她：想辦法逃跑，去找哥哥。

可如今連保命都難的境地……何談尋親？

尋月棠心裡酸澀，整個人都被委屈、恐懼牢牢攫住，只覺前路如獸口，正待將她吞噬。

謝澧想支持尋月棠的決定，話未出口，就見她淚珠啪嗒啪嗒往地上砸，他按了按眉心，覺得有些頭疼。

良久，待尋月棠腳下已見微濕一片，他才歎了口氣，「莫哭了，想留便留下。」

語畢便逃也似地掉頭就走，他實在應付不來女子哭哭啼啼的場面。

尋月棠帶著哭腔的一聲謝好歹追上了他，謝澧步下稍頓，「藥膏外用，一日三次。」

隱隱還能聽到又一聲道謝乘著晚風飄來，可他卻已然跑遠了。

第三章 又一次救命

午膳時分，林颺又是第一個來，幾乎頓頓如此，淨挑好的吃。

「周婆婆、李伯，」林颺落坐，刮著筷子叫喊，「飯好了嗎？」

「等著等著，」李伯從窗簾裡探頭，「又來得這樣早。」

今日的午飯是小雞燉蘑菇和炒青菜，雞肉是李伯早起去肉戶家買的，頗是不錯，肉香味早已傳出小院，林颺聞著味就來了。

可惜來得太早，尋月棠還在收汁呢。

林颺坐著等了會兒，發覺自己實在坐不住，索性端著碗進了廚房。

阿雙正給灶裡加柴搨風，尋月棠一頭長髮俐落地綰成高高的圓髻，正穿了圍裙在翻鍋。

柴火的煙氣直沖屋頂，廚房裡的幾個人身上都落了汗，林颺剛進門就想要出去，可是……

他悄然湊近鐵鍋，濃濃肉香爭先恐後地往他鼻子裡鑽，這味道像是給他下了定身咒一樣，讓他駐足鍋邊，動彈不得。

再看鍋裡，黃亮到微微發褐色的斬塊雞肉浮沉在半鍋醬湯裡，在大火的烈灼之下，醬湯不停泛著大大的琥珀色水泡，不停往外溢著香氣的小香菇就掩在這氣泡下，

擠擠挨挨，與層次分明的肉塊交疊糾纏。

這一大鍋……林颺又湊近了些，真是要把人給活活香死。

「尋姑娘，還沒好嗎？」

這幾日，在一手高超廚藝的加持之下，尋月棠也算多少得到了大家的尊重，雖然仍被防備，卻不會再受到冷眼。就像林颺，之前都是「哎我說那個姑娘」，現在卻會叫一聲「尋姑娘」了。

尋月棠抬頭一笑，「軍爺，要再等等。」

「你這小子，心急吃不了熱豆腐，」李伯的小炒青菜完成了，招呼著林颺道：「我這的青菜好了，先給你來一勺。」

「不用不用，」林颺擺手，他都被肉香釘住了，哪兒會去吃什麼炒青菜，「我等一下便是。」

不多時，尋月棠留些稠厚的肉湯預備著給大家拌飯吃，見收汁收得差不多，灑了些蔥花提味後便給林颺盛了一碗，「軍爺慢用。」

「再多給兩塊肉，」林颺仍沒動彈，「要挑蒜瓣肉。」

尋月棠依言照做。

林颺心滿意足地去找李伯要炒青菜和米飯，腳步一頓，回頭與尋月棠道：「叫軍爺顯得生分，我叫林二。」話說到這裡，想起那句比蜜還甜的謝三哥，他又補了句，「若姑娘不嫌棄，喚我聲林二哥便是。」

如今人在屋簷下，與身邊瞧自己不怎麼順眼的軍士們搞好關係刻不容緩，畢竟又不是所有人都與謝三哥一樣好。

尋月棠笑著點頭，又給他添了勺肉湯。

不多時，王敬也來了，聽說林颺套近乎多要了幾塊肉，也有樣學樣，樂呵呵地介紹自己，「尋姑娘，我是王大。」言罷覺得尋月棠該是懂他意思，就補了句，「要帶著雞皮的。」

王敬此人從來持重，唯獨到了吃食方面，才多少活泛一些。

這幾日尋月棠也摸索到了大家的飯量，總歸人也不多，菜做得也不少，她樂意給人行個方便，就也多給他盛了些，「請慢用。」

眼看大夥都坐滿了飯堂，尋月棠輕輕歎了口氣，將另外做好的飯菜擱到了溫著水的籠屉裡。

現代人愛說一句「吃飯不積極，思想有問題」，這謝三哥思想約莫是有點問題。

外頭，坐在一處的將士們正各自捧著大碗公用飯，不見交談，只聞舉箸之聲。

燉雞肉的濃稠湯汁浸透了飽滿晶瑩的米粒，又稍稍將其攏到一處去，一勺挖下去，油油軟軟、香香黏黏的湯泡飯便堆成了個美味小丘，張口吞下，便是肉味十足、鹹香濃郁、餘韻悠長的人間至味。

吃完米飯，再夾上一塊燉得軟爛的雞肉塊，牙關輕輕一帶，便將骨頭剔了出來，肉質軟嫩又多汁，雞皮乾淨又彈牙，薑黃顏色油亮喜人，這口尚未嚥下便已開始肖想第二口了。

在涼州時，大家吃飯總免不了幾句插科打諢，到這之後卻是卯足勁兒地比速度，

生怕吃慢了會少吃兩口。

有幾個心思細膩的，忍不住開始琢磨：大家都是幽州來的，家境也過得去，山珍海味多少嘗過，怎麼如今被個大鍋飯饞成這樣？

吃一口，便琢磨一下，一頓飯吃完，總算得出了結論——一定是在幽州苦日子過多了，一定是的！

謝澧今日又是最後一個來的，此時滿飯堂裡只剩個林颺，他撩袍坐定，睨了那個翹著二郎腿、叼著牙籤的公子哥一眼，「林二爺這是在吃流水席？」

林颺換了個姿勢，「哪兒能啊？我若是吃了流水席上了牒，涼州四方胡同的姐兒們還不得哭瞎了美目去。」

謝澧眼神裡嫌棄更甚，自筷筒裡取了筷子，往邊上挪了挪。

林颺正欲往他身上貼，再著意隔應謝澧一道，尋月棠恰巧聞聲端了飯出來，盈盈笑著將午膳放桌上，「三哥慢用。」

「快讓我看看，今兒又給你添了什麼？」林颺探頭，拿胳膊肘曖昧地戳了戳謝澧，「我就是等你這口加餐呢，早知如此，那日我說什麼也得把人家姑娘給運回來，換個日日開小灶的報恩，省的從你這裡討要，一道手續兩遍做，麻煩……」

尋月棠確實是存了報恩的心思，一開始她看謝三哥總吃不上好飯，便提前留了給他，後來周婆子說謝三哥會比較排斥這般做，便從自己的月銀裡出錢給他加餐。今日加的是爆炒小河蝦，橙紅的蝦子在青花盤裡曲成個個漂亮的圈，沾著醬、掛著油，青紅椒絲從旁點綴，煞是好看。

與旁邊那燒肉青菜不一樣，這個一看便是卡著點兒現炒的，不是蒸籠裡溫著的，撲鼻的鮮香味道太濃郁了，還帶著柚木火氣呢。

見林颺半邊身子都貼過來，謝澧無奈，便將那碟河蝦推過去，「挑完就快些走，吵死了。」

廚房窗簾內的尋月棠，就這麼眼睜睜瞧著林颺將那碟河蝦吃了個乾乾淨淨，還是只留了些殘羹剩飯給謝三。

思及自己早上買新鮮河蝦的幾枚大錢，又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剪頭去鬚的忙碌，尋月棠一陣兒肉疼，總覺得那些大錢掉地上讓人捨了去。

不由得又是一陣兒心疼，怎麼真有人傻成這樣呢？

但人總還是有僥倖心理的，雖然加餐幾乎全落入了林颺腹中，可她還是一頓頓加著，總覺得可能下一頓三哥就突然開竅，自己吃了呢。

不過還未等到謝三開竅，倒先等來了算不得好消息的好消息。

周婆子叫來尋月棠，「將士們後日開始要上山，就只在府裡用朝食與暮食，晌午那頓就帶些餅子對付對付，咱們也少了頓操勞。」

涼州城內有人投誠，帶了重要消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謝澧特意避人、攜親信來登州，便是為了驗證這消息的真偽。

登州多山，其勢險峻，一行人先在州牧府落定操練，查了縣誌、問了鄉民後大致確定了路線，準備工作大抵結束，如今便要喬裝上山了。

「帶些餅子嗎？」尋月棠問。

如今天熱，登州又潮，鬆軟味佳的麵餅捂在懷裡，不出一個時辰就餿了，如何入口？若是想要長久保存，那便要降低麵餅的含水量，口感勢必大打折扣。

「我們如何不知吃硬餅子委屈了大夥呢，」周婆子也歎氣，「可是天兒就這樣，人說了不作數。在充饑面前，好吃排不上號，總歸晚上就回了，暮食補回來便是。」尋月棠知道這個理兒，便沒做聲，心裡卻默默想著：有沒有那種易於咀嚼、口感也過得去、還好保存的吃食呢？

半晌，她抬頭道：「婆婆，我有個想法，您聽聽看可不可用？」

尋月棠想做的是現代的壓縮餅乾，但現在沒有機器可以製作膨化粉，倒可退而求其次，用印糕代替，雖然抗餓方面差點意思，但是保存、攜帶方面都很有優勢。

「我一會兒做個糕出來給將士們試試，若是大家反映不錯，便以此代替餅子吧。」

尋月棠如今連酬勞都談妥了，周婆子自是信得過她的廚藝，便拍拍她肩，「也不是明日就走，時間還充裕，妳可以試試，但也別太複雜，省的到時候準備不出來。」

尋月棠應是，待周婆子離開便開始著手製作。

印糕的原材料都是尋常東西，不過就粳米、塊糖、豬油等物，只是工序稍微複雜了些。

粳米要先煮，煮完下鍋炒乾，之後再用個手搖小石磨磨成米粉，粉裡添些熟花生粉和芝麻粉，然後撒點蔥花。

豬油炒香蔥花、化了塊糖，熬成帶著甜香、油香與蔥香的糖漿，味道複雜、奇怪卻又香氣撲鼻，拌好的糕粉便是由這炒好的糖漿黏在一處的。

拌好的糕團上模壓實、壓平，而後磕在籬上用文火烘乾，這便是印糕了。

這種糕本就是發源於氣候濕熱之地，在那種氣候之下仍能久存不壞，在登州自然也可以，裡頭沒加水，卻加了板油、芝麻、花生、糖等抗餓的東西，嚼著雖有點困難，但卻一口香過一口。

尋月棠做完一籬，在廚房門口歇乏。

將煮熟的粳米炒乾，還有磨粉都是勞力活，她現下雙臂酸得不行。

身上的汗還未下去，林颺便扯著謝澧與王敬過來了，「尋姑娘，這前後不著的時辰，廚房裡燒什麼這樣香？」

尋月棠收了拭汗的帕子起了身，她如今也摸清了這個小隊，剛不到百人，謝三哥乃是個小將領，約莫是叫百夫長？反正王二哥和林大哥是他的副將。

「三哥。」尋月棠盈盈一禮。

謝澧面無表情，事議到一半被林颺這個狗鼻子扯走，他沒多少好心情，卻也還了半禮。

「王二哥、林大哥。」尋月棠又側身施禮。

「誒，我說，」林颺抱著雙臂，「我倆的名姓竟就這樣燙嘴？怎麼記不住呢，我……」他指了指自己，「是林二，」後又指了指王敬，「他是王大。」

尋月棠被臊得紅了臉，低頭沒言語。

這三人一二三的，確實是難記了點，不怪自己總搞錯。

「你知是喚你不就結了，」謝澧撩袍在門前坐定，抬頭看向林颺，「如何這樣多

話？」

「啣……」林颺睨他一眼，一張嘴便酸得很，又與王敬一道往廚房裡走，偏頭回了句，「你謝三郎的名號，倒是記得清吶。」

「他心不壞，就是嘴上不肯饒人，」謝澧看向尋月棠道：「妳莫與他計較。」尋月棠點頭。

「尋姑娘，」當事人林颺已從廚房裡出來，顯然已將方才的事兒忘下，單湊頭過來問：「大天白日的，怎麼想起來做糕餅吃了？味道怪了些，倒還挺香。」

王敬一手抓著倆，補了句，「還有點硬。」

「是周婆婆說將士們要上山，往常都是帶些餅子，害牙不說，也不怎麼抗餓，我便想著是不是可以帶這糕餅去，吃兩塊、飲些水，能抗上兩三個時辰。」

「要這麼說的話，」王敬摸了摸下巴，「那這糕就比麵餅子強多了。」

「嘗嘗。」林颺分了塊給謝澧。

謝澧品了一小口，發覺林、王二人所言非虛，這糕質地硬實卻不怎麼害牙口，穀物清香裡回著甘，又有蔥花香，確實有點怪異，但也算可口。

若真能帶這些上山，大家確實可以吃得舒坦一些，也更頂餓。只是……

他抬眼看了看尋月棠一頭汗，「若是準備此物太複雜，便同往常一樣就是。」

將士們吃點苦是好事，雖日前軍餉還算充足，可若是好日子過慣了，日後由奢入儉便困難。

林颺瞪大了眼睛看他，想了想又回頭看向尋月棠。

「也還好，」尋月棠搖頭，「還應付得來。」

好姑娘！林颺在心裡誇了尋月棠好幾句，在謝澧二度拒絕前，拉起他就走，「既然尋姑娘都這樣說了，那就定下這個吧。」

王敬把餘下的糕餅揣進懷裡，向著尋月棠拱了拱手。

謝澧無奈，推開林颺定住身形，向尋月棠致謝，「有勞。」

「三哥好走。」

林颺一把挽住謝澧，學著四方胡同裡的姐兒，捏著嗓子輕聲學了一句，「三哥好走。」

謝澧沒得林颺那般沒臉沒皮，半句沒有回嗆，只把手裡攥著的糕塞了他滿嘴。

印糕的反響頗不錯。

第一日從山裡回來時，大家在路上相遇，勘察到的情況隻字不提，卻對今日的晌飯讚不絕口。

「今日這餅真不錯，好歹是不費牙。」

「還香著呢，噴香噴香的，冷的也香。」

「聽說又是尋姑娘的巧思，似是做著還挺麻煩，天不亮就起來磨粉了。」

「尋姑娘真是……」有人想總結著誇一句，沒總結出來，便開始條分縷析地說道：

「模樣好、性子好，廚藝也好。我娘肯定喜歡。」

「拉倒吧，直接說你自己喜歡不就結了。」

林颺行在後面兒，把前頭人的話一字不落地聽完，隨後便起了心思。

謝三年紀不小，連葷都未曾開過，實在可憐，陛下賞的那兩人不進他的眼，可巧這不就送了個現成的來？

正如旁人所說，尋姑娘模樣好、性子好，雖說出身差了些，做個妾總還是可以的。謀事在人，他林子修就愛幹這說媒拉絳的積德活計——

「鳴蒼，你看尋姑娘怎麼樣？」

謝豐掀起眼皮看他，林二爺萬花叢中流連往返，總覺得男兒未曾見過溫柔鄉那便是一生白活，對於他開口的催婚之事見怪不怪。

說「邊關未定何以家為」太假，說「畢竟恩情總是空」又太虛，可事實確實是，如他這般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討日子的人，本就不該平白耽誤旁人。

念及此，他摸了摸額際的疤，冷聲冷氣道：「收收你的心思。」

七月十五日，天大霧，山嵐尤甚。

周婆子夫婦、尋月棠和阿雙在天光熹微時就挎著籃子出門，分行兩路，一路去祖墳祭祖，一路尋地方燒紙錢。

將士們今日未上山，卻也不得閒，朝食過後不久，林颺就抓著隻鴿子入門，扔了個竹筒到謝豐案頭，「安樂侯死了。」

謝豐在生母逝後便過到舅父名下，入了謝氏族譜，但這安樂侯陸遠道才是他父親。許是早有預料，謝豐面色未變，抬頭問：「太子動的手？」

林颺點頭，「說起來，安樂侯這齣實在讓人看不懂，太子看得上自家女兒，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福分，他怎麼還死活攔著？縱有婚約又何妨，退了不就是了……」

謝豐展開密信，「陸見瑤呢？」

陸見瑤是安樂侯嫡女，謝豐同父異母的妹妹，當朝太子爺的白月光，尋月棠一門被滅、其身被擄的主因。

「用腳趾頭想也知道是太子派人接走了，可傳出來的消息是跌入山崖，屍骨無存。」

林颺揚手把鴿子給放了，倚在案上接著說：「也不奇怪，畢竟一時間哪兒去找長得像陸見瑤的人，那替死鬼不是都被謝大善人救這兒來了嗎？」

「好好說話。」謝豐面色不豫。

「我口氣好著呢，剛還在誇你。」林颺吊兒郎當慣了，才不怵他。

謝豐白他一眼，吹了火摺子把密信焚了，又提筆回了一封塞進竹筒裡，交給林颺，

「讓先生穩住。」

林颺接過來攥在手心，「知道了。」

「子修。」謝豐往後倚在官帽椅背上，喚了林颺一聲。

「怎麼？」林颺回過身子看他。

「宮裡，要變天了。」

安樂侯觸怒天顏，但賜死太過痛快，絕非聖意。

謝澧此前也打聽到，太子本是打算七月十五日動手將陸見瑤換出，如今提前一日下手，還將陸遠道一起解決了，若聖上安好，他決計不敢貿然為之。

林颺自然也知其中利害，便斂了神色，凝眸問：「鳴蒼，你想怎麼做？」

他從穿開襠褲起就跟謝澧混在一起，小時候謝澧就是他們一群人的頭兒，現在還是，他慣愛美妾金玉、豪宅良田的人，都能陪著在鳥不拉屎的涼州住下。

哪怕現下謝鳴蒼說要反，那他林子修也是第一個舉旗的人。

謝澧心裡清楚得很，太子若把持朝政，首當其衝的便是他謝氏一門。

未等他開口，外面就傳來阿雙急切的求救聲，「軍爺，不好了，有歹人將尋姑娘擄走了……」

屋內兩人開門，便見阿雙癱坐在地，氣喘不勻，直喊道：「救命，軍爺救命。」

這時節擄人，想也知道是當時抓了尋月棠那夥人。

若是普通山匪，謝澧以一敵十不在話下，可這幾個是太子的人，東宮多能士，謝澧也不敢托大。

未作長久思索，謝澧讓阿雙起來帶路，問了大概位置後回頭對林颺吩咐，「子修，你帶人接應我。」

周婆子與李伯本就是登州當地人，家祖便葬在州牧府外二里處的一處小丘上，兩人早早出門，想著一上午打個來回，也不耽誤將士們的晌飯。

尋月棠與阿雙都是孤女，只能找個岔路口，為先人焚上些紙錢。

城裡岔路口不在少處，但是當街祭奠定會觸了旁人的霉頭，徒惹閒言，她們商議一番便預備去離州牧府最近的山腳下。

她倆今日的祭祀用品是周婆子一道採買的，有紙錢、元寶，還帶著不少打成一刀一刀的黃紙。

黃紙若是想焚盡，得找根棍勤翻，想到尋月棠腿腳剛好沒幾天，阿雙便與她商量，「阿棠，妳在此處收拾一下可以嗎，我去找兩根木棍來。」

阿雙一向話不多，人卻極好，尋月棠知道她是照顧自己，便點頭應下。

隨後，她便找了個平坦地，將此處多餘的枯草落葉掃淨，取石塊畫了個圈出來，將果品擺放整齊，等著阿雙回來一道生火。

手上活計剛幹完，她還未來得及將空籃子撿到旁處，便聽見一聲帶著濃濃登州口音的官話，「可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。」

尋月棠聞聲，起身便跑，可惜已是晚了。

當初從鄆州一路押送她而來的四個侍衛說話間已來到她眼前，十步之外，兩個嬖嬖也揮著鞭子到了。

一路都還算憐香惜玉的幾個侍衛如今恨不得將她拆吃入腹，擔驚受怕這麼些天，險些腦袋脖子分家，都是拜眼前這個只會哭哭啼啼的小賤蹄子所賜。

為首的侍衛一腳踢上尋月棠的腿彎，後又一把薙住她頭髮，「死狐媚子一身騷氣，碰見個過路野男人便跟著跑，還他娘的說是縣令之女，我呸！」

自尋月棠失蹤後他們便刻意與上頭斷了聯繫，本是圖保命，現下自是不知道陸見瑤已被救出，尋月棠也失了用處。

旁邊幾個人後槽牙都咬得咯咯響，卻還繃著根不敢誤事的弦兒，「大哥，快些解解氣，該上路了。」

聽了這話，侍衛頭子高高揚起的手便落下，那兩個婆子卻不肯輕易翻篇，她倆都是幽州高門出身，何時受過這等窩囊氣，掄圓了立柱似的胳膊便搥了尋月棠十個耳刮子。

「如此不知好歹，先讓我老婆子教教規矩！」

阿雙從婆子等人身後的方向回來時，正趕上尋月棠被人按在地上打，見狀就要過來救她。

阿雙根本敵不過這幾個侍衛，過來也是白白受害，尋月棠看見她便拚命用眼神示意她離開，只在心裡暗暗祈求她能去搬救兵。

所幸阿雙機靈，一刻尚不到便帶著謝澧趕到此處。

這時，六人終於洩完憤，拳腳也落了，穢語也講了，終於打算收手，為首一人薙著尋月棠的頭髮，拖著她往車馬那邊行。

方轉身，便看到一身素布直裰的謝澧翻身下馬，長劍已出鞘，正提劍向他們走來。

「妳這情郎當真不錯，竟來得這般快，想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了。」四個侍衛也紛紛亮出傢伙，一腳將尋月棠踢遠，朝著謝澧走了過去。

兩個婆子連忙扯住尋月棠往樹下躲，再抬頭看謝澧，覺得眼熟得很，可又想不起是誰。

幾人邊行邊打量謝澧，看他一身長衫、髮束布巾的儒生模樣，又生得唇紅齒白，想來也是個只會吟詩望月的，不足為懼。

心裡輕敵，話語就難免放肆，「小郎君這劍瞧著不錯，可是偷拿家主之物？萬莫傷了自個兒才好。」

餘下三人齊齊嗤笑出聲，回頭看向尋月棠，「還道是妳尋了個多好的靠山，不想也是個眼皮子淺的，這小郎君雖生得不錯，卻委實寒酸了些。」

謝澧將這些譏諷置若罔聞，抵著薄唇，步下也加快了速度，手中長劍眼瞧著便要招呼到幾人眼前。

只這幾步，四人便看清了謝澧的功夫底子，收起了碎嘴凝神迎敵，各撤了半步將謝澧圍在正中，五人當即纏鬥在一處，刀光劍影，金屬相擊之聲不絕。

一直躲著的阿雙也趁這機會衝到樹下，幾下猛撲與兩個婆子扭打到一處。

她本有些拳腳功夫，又有尋月棠從旁幫襯，兩個婆子不多時便落了下風，捂著肚子哀叫起來。

「阿棠，妳先走。」阿雙揚手欲將尋月棠扶上馬。

「阿雙，我知妳是為我好，可……」尋月棠看向謝澧，搖了搖頭，「若三哥不敵，我便留下，妳帶他回去。」

反正，這些人本就是衝著她來的。

阿雙看了看謝澧，又看了看尋月棠，遂沒再堅持。

謝三是周婆子、李伯帶大的，他若有閃失，夫婦倆必定難過，若謝三和尋月棠必定有一個人要出事，那她會放棄尋月棠。

人圈之內，謝豐正躲過一人從後心處刺來的短刃，又飛起一腳將明顯是老大的那人踢出幾步遠。

餘下兩人見此情況紅了眼，一人持錘直朝謝豐面門而去，謝豐舉劍格擋、身子稍側，便在這時候被另一個身形魁梧的侍衛趁機近了身，拐住他脖頸兒將他摔在了地上。

謝豐手腕轉動，長劍劃過那人脊背，那人吃痛一捂，便被謝豐翻身壓了下來，長劍直直刺入肩胛。

剩下三人猶如癡狂的野獸，爬起來張牙舞爪朝著謝豐撲過來。

尋月棠立在一邊，見狀慌忙叫了一句，「阿雙咱們先走！」

聽到這句，那幾個侍衛便分了神去看尋月棠。

這一息機會被謝豐抓住，他起身再戰，登時又占上風。

邊境對敵幾年，他的招式早已去了初習武時的流暢優雅，如今只剩拳拳到肉、刀刀見血的煞氣。

即便這些人也經過殺招訓練，此刻四打一仍是落了下風。

第二個侍衛倒下的時候，謝豐聽得一聲如蚊蠅振翅般又輕又細的聲音，似在破空而來，他本可輕易避開，卻未曾移步，隨後便感到一股刺痛落在側肩，頃刻間他的右臂開始發麻。

暗器是旋鏢，鏢上淬了毒，是為首侍衛所投。

這人時機把得巧妙，纏鬥之中，謝豐方才位置正與尋月棠同線，暗器飛過總能中一個。他暗忖既然不敵，掙個魚死網破也好，就是沒想到這人竟生生為那姑娘擋了，倒是條漢子。

謝豐隨後將劍換到左手，出招更狠，餘下兩人戰力要弱得多，制勝也不過十幾招。這場戰鬥甚至未過一刻，最後一人倒下的時候，尋月棠哭著撲過來，「三哥，三哥你沒事吧？」

謝豐抬手拔出後肩的旋鏢收起來，問道：「可是這幾人殺了妳父母？」

尋月棠沒想到他會在這時候問這個，愣了一瞬，想到父母臨終慘狀，眼淚便如開了閘的洪水一樣往外湧，輕輕點了點頭。

謝豐了然，對她說：「閉眼。」

尋月棠照做，隱約聽得耳邊幾聲劍風輕動，而後謝豐扯了扯她袖子，「走了。」

回去時，謝豐獨騎，尋月棠在阿雙的馬上偷偷回頭，看見六人齊齊倒在地上，俱是一劍封喉，血淌了滿地。

路上遇見林颯帶人趕來，謝豐安排道：「子修與我回去，其餘人前去收拾。」